

中外著名艺术家的故事



毕加索

胡志海 董仁威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毕加索

胡志海
董仁威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3 号

责任编辑：曾胜利

技术设计：陈 蓉

插 图：甘庭俭

中外著名艺术家的故事

毕 加 索

胡志海 董仁威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71 千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65-1741-6/I·423

目 录

1	九死一生	1
2	小画迷	5
3	滑稽的考试	10
4	初露锋芒	14
5	独闯首都	20
6	雷恩花园	24
7	四猫酒店	30
8	卡萨盖马斯的葬礼	35
9	伏拉画廊	40
10	患难与共的挚友	44
11	洗衣船	49
12	毕加索集团	56
13	第一批主顾	62
14	荷兰之行	66
15	果索耳	71

16	《亚威农的少女》	75
17	“税务员宴会”	80
18	立体派画家朋友	86
19	雕塑事件	90
20	婚变	95
21	教父	98
22	俄罗斯姑娘	101
23	阿波利纳尔	106
24	伦敦之行	110
25	画展	114
26	化腐朽为神奇	120
27	忠实的朋友	125
28	《格尔尼卡》	129
29	大战之中	135
30	入党	139
31	和平鸽	144
32	《战争》与《和平》	150
33	《加里富尼》	155
34	毕加索美术馆	162
35	尾声	166

九死一生

1881年10月25日午夜11点1刻,大画家、现代派艺术的开拓者帕布洛·鲁伊斯·毕加索诞生于西班牙马拉加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毕加索的诞生是鲁伊斯家的一件大喜事,他和他爷爷唐·迪埃果·鲁伊斯·德阿尔莫盖拉的十一个子女中所生的第一个男孩,全家人都异常关注。

人们常用“呱呱坠地”一词形容婴儿降生时优美动听的啼哭声,毕加索降生时却是一反常态,鸦雀无声。接生婆断定是个死胎,对毕加索的母亲说:“玛丽亚,很抱歉,孩子是死的。这是上帝安排的,我也没有法子呀!你千万别太难过,上帝会保佑你的。”

听说是死胎,毕加索的母亲玛丽亚·毕加索·洛佩斯伤心极了,泪水夺眶而出,哭叫着

说：“孩子，你不能这样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丢下母亲呀！你不能死。霍塞，你快来救救孩子吧！”

毕加索的父亲唐·霍塞·鲁伊斯·布拉斯科，想当爸爸心切，早就等在产房门口了。自从玛丽亚进产房之后，他就盼望着听到孩子的哭声，却总是听不见。霍塞坐立不安，一会儿到窗前去看看，一会儿到门边去听听，一会儿又坐下来抽烟，不时看看墙上的挂钟，自言自语道：“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嘛。”突然间，霍塞听见了哭声——玛丽亚的哭喊声。他快步冲进产房，来到妻子床边，握住她的手，关切地问：“你怎么啦，你怎么啦？玛丽亚，亲爱的，出了什么事？”

玛丽亚难过地看着丈夫，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似地直滴在丈夫的手上，抽噎着说：“霍塞，我……对不起你，孩子他……”说着又呜呜地哭起来，一头倒在丈夫的怀抱里。

霍塞有力的手在玛丽亚的背上轻轻地拍打着，像哄孩子似地问：“孩子怎么啦？”他那熬红了的眼睛在产房内四处搜寻，只见接生婆两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不用多

说，霍塞一切都明白了，他想早点当爸爸的希望破灭了，心中的精神支柱发生了倾斜，身子就像要垮架似的，嘴里不断地念叨着：“完了，完了……”

“霍塞，什么‘完了’？”弟弟唐萨瓦多尔像从天而降似地来到产房中。

“萨瓦多尔，你来得真巧。”霍塞转过头来望着弟弟，说：“你是很有经验的医生，救救孩子吧。”

萨瓦多尔来到孩子旁边，俯下身去，伸手在孩子胸前一摸，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他兴奋地说了声：“有办法！”便蹲下身去，将孩子的小口扳开，把孩子的两只小手轻轻地由下向上来回摆动，对着孩子的小鼻孔缓缓地吹进一口气。然后，他将孩子抱起，腹朝下，背向上，用一只手在孩子的背心上拍了两下，孩子立即吐出一口脓样的东西，便“呱、呱”地一声接一声哭起来。

霍塞和玛丽亚听见孩子的哭声，大喜过望，连声说：“谢谢，谢谢，萨瓦多尔。”

“不用谢，这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嘛，何况我们还是兄弟。”萨瓦多尔准备将孩子递

给接生婆，让她为孩子洗澡。这时，大家才发现，几乎断送了孩子性命的接生婆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溜走了。

接生婆一走，洗孩子的事，就落在萨瓦多尔肩上。好在他是医生，这对于他来说，是轻车熟路，很快就将孩子洗完了。萨瓦多尔再用干毛巾把孩子全身擦干，在孩子的颈项、腋窝等处擦上爽身粉，穿上小衣服，垫上尿布，用一条鲜艳的童毯将孩子包起来，顺手把孩子递到哥哥手里。

霍塞双手接过孩子，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萨瓦多尔。”

玛丽亚十分欣喜地说：“萨瓦多尔，谢谢你拯救了这个九死一生的孩子。”

“这是上帝的旨意。”萨瓦多尔说。

小 画 迷

毕加索的爷爷、姑姑和叔叔们，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他更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在全家人的精心照料和爱护之下，毕加索健康、顺利地成长着。

毕加索的父亲霍塞是个画家。毕加索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常常跟父亲争画笔，不给就哭，父亲只得给他。一旦画笔到手，他就像获得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得跳起来，学着大人的样子，在画纸上东一笔西一笔地画着，直到不想画为止。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毕斯，毕斯”，意思就是要一支“拉毕斯”(Lapiz 铅笔)。他得到铅笔之后，就会安安静静地画画。

星移斗转，毕加索渐渐长大，他画画的爱好也与日俱增。有时兴趣来了，一坐好几个小时，反复画一些圆圈、方块和螺旋形之类的

东西。妈妈指着圆圈问：“这是什么？帕布洛。”

“饼干。”毕加索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又是什么？”妈妈指着方块问。

“方糖。”毕加索随口答道。

“这个呢？”妈妈指着螺旋形。

“这是，这是麻花甜饼。”毕加索眨眨眼说。

毕加索天真的回答，丰富的想象，使母亲感到惊讶。

礼拜天和节假日，父母常常带毕加索去户外活动。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他家附近的梅尔赛广场。广场很宽敞，上面整齐地种着法国梧桐，高大的梧桐树冠挡住强烈的阳光，形成了一条四边形的林阴环道。广场的中心，屹立着一座又高又雅致的方尖石碑，这是为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而起义的殉难者的纪念碑。毕加索小时候，常在这座纪念碑的阴影下玩耍。到广场上玩耍的儿童很多，鸽子更多，这种鸟儿成了毕加索终生常有的伴侣。

只要一进入广场，毕加索就一蹦一跳地直奔沙坑而去。他迅速蹲下，用小手将沙刨

平，用树枝作笔，聚精会神地在沙堆上画起来。他画小鸟、小树、小房子、小鸽子……，画了又抹掉，抹平了又画，循环往复，从不知疲倦。

一天，正当毕加索画得起劲的时候，妈妈在树阴下喊：“帕布洛！过来歇一会儿吧。”

“不！”他头也不抬地回答。

接着，爸爸的声音又传过来：“帕布洛！快来喝点水。”

“不！”毕加索回过头来看了爸爸、妈妈一眼，大声说，“我不渴。”说着又埋下头去继续画画。

“霍塞，”妻子担心地说，“这孩子太任性了，你看怎么办？”

“玛丽亚，”丈夫随口答道，“他还小嘛，由着他吧。”

“还小，还小，”妻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跟你一样，都成画迷了。”

“画迷还不好吗？”丈夫认真地回答，“子承父业，以后我们就是绘画世家了。”

毕加索渐渐长大，进了他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念书。每当放学回家，书包一扔，他就悄

悄溜进父亲的画室，入神地观看父亲怎样画飞禽、走兽、鸽子、丁香以及各色风景，并把父亲的一些巧妙技法，牢牢记在心中。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毕加索很快学会了从窗口观察梧桐树枝上鸽子的各种动作，并迅速地用铅笔描绘出来。还学会了准确地画模特儿，掌握了一些绘画方法。

在读小学期间，毕加索练笔的模特儿，除了鸽子之外，就是他最喜欢的妹妹洛拉，他给她画了不少素描。

一天早晨，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把整个屋子照得铮亮。洛拉穿了一件漂亮的学生上装，正对着写字台上的圆镜梳头。毕加索一看，立即产生了强烈的绘画念头。

“洛拉！”毕加索拿着笔和画板喊，“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哥哥。”洛拉梳着头问。

“你这件上衣太美了，我想把它画下来。”

“不行！”洛拉撒娇似地说，“马上就要上学了，去晚了，老师会不高兴的。”

“洛拉，好妹妹，”毕加索恳求着，“只耽搁一会儿，保证不会迟到的。”

“那好吧。”洛拉同意了，“哥哥，就一会儿哟。”她说着伸出小指头，做出要拉钩的姿势。

毕加索画画之神速，表现出他训练有素。他飞快地在画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下面画上一个椭圆，紧接椭圆的下端画了两条棒状的东西。他抬头望了妹妹一眼，就在圆圈里迅速画上眉毛、眼睛、鼻子、嘴、耳朵和头发。接着在椭圆形上端添上衣领，画上衣袖，三笔两笔又勾出了一双捧着书本的手。在他的笔下，那两条棒状的东西，魔术般地变成了两只活灵活现的腿。

“画完了。”毕加索说着，将画板拿在手中，站了起来。

“给我看看，”洛拉说着跑过来，把画板拿到穿衣镜前，跟自己一对照，惊呼道，“画得真像！把这幅画送给我吧，哥哥。”

“你拿去吧。”毕加索爽快地答应了。

从此，洛拉就成了哥哥的义务模特儿。毕加索为妹妹画了许多素描，其中有忙于家务的，有帮家里打水的，也有高兴地抱个洋娃娃坐着的。洛拉把这些画视为珍宝，一直收藏着。后来，这些画都成了很珍贵的艺术品。

滑稽的考试

霍塞家的生活一向很困难，除供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以外，还要养活几个未出嫁的姐妹和他的岳母。单靠他的绘画收入已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不得不兼职取得微薄的报酬，以贴补家用。在毕加索十岁那年，家庭经济更加困难，家里也显得拥挤不堪。这就迫使霍塞下决心离开家乡，到位于大西洋岸边的海港城市科鲁那的加尔德学院，担任美术教师。

在离开马拉加之前，霍塞显得忧心忡忡和郁郁寡欢，最令他忧虑的是儿子在小学里成绩不佳。

玛丽亚发现丈夫近来心情不好，主动跟他攀谈：“霍塞，你最近怎么啦？老是无精打采的样子。”

“玛丽亚，”霍塞摇头叹息，“唉！真是一言难尽啊。”

“霍塞，你这样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天大的问题也要想办法解决嘛。”

“玛丽亚，你说得太轻松。”霍塞看了妻子一眼，说：“家庭经济拮据，已够我焦心的了，帕布洛的成绩又这么糟糕，你叫我咋办？”

“难道我们不可以找人帮忙？”玛丽亚望着丈夫，企望他能想出办法来。

“帮忙，找谁帮忙？”霍塞反问道，“到了科鲁那，人地生疏，素不相识的教师是不会讲交情的。”

玛丽亚沉思着。

不等玛丽亚开口，霍塞又说：“玛丽亚，你想想，帕布洛这样的成绩，在转学中肯定有问题，学校不愿意接收，那多难堪，我这个家长的面子往哪里放？退一步说，就是学校和教师给了这个面子，孩子在学校也会受到歧视。”

“霍塞，你说得一点也不错。”玛丽亚赞同丈夫的意见，焦急地问，“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霍塞两手一摊，摇摇头说。

沉默片刻，玛丽亚突然高兴地说：

“霍塞！亲爱的，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霍塞不解地问。

“你可以找帕布洛现在学校的老师呀！”

“找他们干什么？”

“你真是个呆子！找他们为儿子单独考试嘛。”

霍塞紧锁的眉头松开了。他去找了一个肯帮忙而做事马虎的教师，专门为儿子举行一次考试。据毕加索谈及，那是一次既滑稽又有趣的考试。

主考老师问：“毕加索，这道题你知道怎么做吗？”

毕加索摇摇头回答：“不知道！”

主考老师边念边说：“那你把这几个数字写出来吧。”

毕加索心慌意乱，把头摇得像拨郎鼓似地说：“写不来！”

老师存心帮忙，把数字写在黑板上说：“毕加索，你照抄下来，行吗？”

毕加索高兴地回答：“行！”他一笔一画地照抄着，边抄边想见到父母时的高兴情景，父亲一定会奖给他一枝画笔，竟自言自语起来：